

经典文学

assical

上海之死

虹影
作品

重写海上花三部曲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上海之死

虹
影
作品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之死/ (英) 虹影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6. 4

ISBN 978-7-5411-4287-1

I. ①上… II. ①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
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71257 号

SHANGHAI ZHISI

上海之死

虹 影 著

责任编辑 朱 兰 蔡 曦
责任校对 汪 平
责任印制 周 奇
封面设计 叶 茂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 mm×203 mm 1/32
印 张 9.5 字 数 180 千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287-1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献给父亲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

而谜语，正如标题所承诺
不会被誊抄者写错。

——H·D

修订本说明

我是一个专业讲故事的人，只要故事精彩，我在任何地方，都可以捧着电脑打字。有音乐可放最好，但讲故事本身就是享受，如绣花女，一针一线，做得辛苦，也做得专心。在写这本书时，听得最多的就是房子装修的音乐，盖过了拉赫玛尼诺夫。

这次修订，除了全是花园那边意大利人聊天的欢声笑语外，尽是拉赫玛尼诺夫，仿佛他从久积的尘土中钻出来，我不得不向他致敬，把他的切分，他的忧郁悲伤和节奏，放在文字之中。

目录

上 部	1
中 部	72
下 部	192
《上海之死》重大事件时间表	290
后记及鸣谢	293

上 部

0

很抱歉，上海今后多少年也不见得能下完这场雨。不等也罢，那么，机会什么时候来呢？

阴霾的天空露出一剑鱼肚白，像晨曦。

我紧握话筒，脸色大变。电话那头一片混乱中夹有熟悉的声音，你的声音，然后是突然爆发的惊叫：一大群男人的惊叫。我呆住了，电话那头似乎也不知所措。整整过了好几分钟，电话才重重地搁上。

我丢下电话，就往门外跑，跑得身子如飞，追着乌云，穿行在窄小的弄堂里，双手推开面前的房子。亲爱的人，难道你就不能在电话那头给我一句话，我最想听的那句话？

那天晚上，在那么多人中间，你几乎靠着我的肩。你的脸精巧如玉，嘴唇有点湿热，使你一下子从扮演的女神变成肉身凡胎，仿佛生命从这细腻柔软的地方开始。

现在我是一匹识途老马，从新填没的坟坑里艰难地爬出，沿着曾经的足迹往回跋涉。他们都以为我死定了，既然再也不可能见到你，我又何必不死？但是我看到自己依然在寻找，再次等在路口，盼望能遇见你。

夜降临太早，这场雨真的永远没完。上海的马路，像一个织妇的手把细丝般的水掂捏成一束，从路角汇集到铁阴沟盖，汨汨地流下去。下水道被泡过后，潮气升出，带着磷火的蓝光，幽幽地游动在四周。

法租界兰心大戏院门口人头攒动，伞和尖顶的雨衣密密麻麻占了蒲石路迈而西爱路口。这不奇怪，每晚都如此，今天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信不信由你。

一辆汽车驶过霓虹灯光闪闪的夜总会，往兰心大戏院而来，车夫猛地停住汽车。从里面下来两个女人，一看就是母女俩，她们心急火燎地往戏院门口售票处跑去。门口亮着“客满”的霓虹灯。女儿回过身来，失望地对举着伞的母亲叫喊。

母亲看看门口的票贩子，从皮包里掏出钱来。票贩子瞧瞧女人手里的钱，摇摇头走开。女儿不服气地翻找母亲的皮包。的确，没有多带钱。

票贩子在等票者中穿越进行，讨价还价加上诅咒发誓，不时有惊喜或失望的尖叫。

上海早就裂成几块，法租界、公共租界，以及日本人占据

的苏州河以北，电车早已互不相通，看一场戏要换几趟车，不容易。

票房墙上挂着一个西式日历：1941年12月6日，日历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小沓。

今夜的观众，与以前不一样，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：“晚报说的！”“绝对不可能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有人在急切地打听。

“这是谣言！”有人否认，那吼喊带着愤怒。

在戏该开场时，戏院门外的人越聚越多，扎断了街，堵塞了交通，人数远远超出剧场能容纳的数量。这一整个夜晚，兰心大戏院人流不断。连不远处国泰影院的不少观众，也中断了看电影，甚至那些夜总会里的男女，都往“兰心”赶来。

他们赶到这儿，不是想看戏，而是想知道戏能否开演。尽管这年月天天有重大消息，他们就是在家坐不住，就是要到这里来，看事件如何发生，如何发展。

剧场里，富丽的圆顶灯光如菊，光焰四射，也不见暗淡几分。观众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，他们站起来，离开自己得意的座位，厅内过道上，铺着华丽地毯的走廊挤满了人。不时有人激动地往后台走，想进入后台看个究竟：女主角是否在化装，布景工是否在检查绳索？但守着台口的人一律拦住。

“那么是真的？”他们挑战似的问。

看守者平淡地说：“没听说那消息。”

早过了开场时间，台上还是没有动静。观众们陷入悬疑，又不知底细，觉得自己在受命运愚弄。他们的这份愤慨，像风中之火，往台上卷。

终于，幕布拉开，灯光仅打在一片江水之景的舞台上，一个人走出来，剧场渐渐静了下来。他戴着眼镜，穿着长衫，平时看着很高，这时孤零零的身影，却在空旷的舞台上显得个小。

老戏迷马上明白这不再是戏，这人是著名导演、爱艺剧团的团长谭呐。

谭呐镇静地朝进口招招手，让收票的人把戏院门打开，让场外的观众都进来。人们有秩序地鱼贯而入，不久过道都站满了人，沾着雨珠的雨具收拾得妥帖。场内已经没有窃窃私语，一切都太像一个仪式。已经化了装的全班演员有次序地走入舞台，连乐队也拿着乐器，站到台上两侧。

谭呐回头看了一下台上的人，转过身来。他拍拍话筒，觉得声音清晰了，才抬起脸来面对观众，宣布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：她已经离开人世。

但是全场不知道如何反应，愣了一下才满堂炸锅似的大声哄然。

没有一个人退票，没有买到票的人，也把钱放到义捐

箱里。

谭呐静穆地站在那儿，陌生人的脸在他面前出现，又消失。他的助手搬来一把椅子，让他坐下。他固执地摇了摇头，酸涩的口水艰难地涌上舌尖，吞回喉咙。

记者们赶来。谭呐不得不对他们说话。一江寒水涌入这个冬季，这一夜恐怕才刚刚开始。他尚不到三十五岁的脸上，爬上好几条皱纹。他不想演说，那蹦出嘴的话，吓了他自己一跳：什么时候，我是这样不注意措辞，倾倒出心里想说的一切？

第二天早晨，上海中西文报纸大版面报道这件惨事，在名字上加了黑框。《申报》记者引用了导演谭呐的原话，“一个时代的结束！”头版头条。

她的各种剧照都被找了出来。报纸都说这是“现代孟姜女哭夫”、“多情女以身殉情”：她赶到孤岛上海租界来，应邀参加话剧《狐步上海》的演出，目的是救不幸被汪伪特务机构 76 号逮捕的丈夫。76 号假意释放，却秘密枪杀其夫，她痛苦万状，只能自杀殉情。

爱艺剧团的同事们租了一辆灵车，提前一个小时从兰心大戏院出来，赶到集合地，然后与自动集合送葬的戏迷们一起往国际饭店方向来。没有口号，没有横幅标语，只有灵车上架着的巨幅美丽画像，那是美术师连夜按照片画出来的，装在一个

木架上。美人玉殒，笑颜不再，这本身就够让人悲哀的了。况且许多东西将随着她消失：那些千奇百怪的传闻，那些纠缠不清的艳事，那些让上海永远生机勃勃的女性气息。

人流经过国际饭店门口时，纷纷驻足抬头，看耸入云端的上海第一高楼那堡垒式的塔顶，想象那个绝色美女气咽命绝时的惨景。国际饭店里好多中外住客也拥了出来，加入到送葬队伍中。

在国际饭店楼上，窗帘后面站着饭店的犹太人经理，正紧张地注视着整个场面，不时举起望远镜看队伍走了多远。他让饭店警卫做好准备，以免游行队伍控制不住情绪。

这个国际饭店充当不了风暴中的避难所。孤岛即将沉没，国际饭店再高，也不可能避祸。一切残存的美，都在昨天陨落。

送葬队伍往西走去，离万国公墓还有好长一段路。

经理转过身来，戴上帽子，穿上大衣，向手下人交代了几句，就关上房门。不一会儿，他出了国际饭店大门，朝送葬队伍方向急急走去，但并没有加入，忽然拐向南，加快了脚步朝相反方向走。只要这步子不停下，就会到达一个目的地。另一个人的埋葬，需要他去处理，送葬的只可能是他一个人。

我必须告诉上帝，意料之外的一切，都准备好了。

于堇坐船到达上海，是1941年11月25日，她从码头直接搭车去国际饭店。

轮船拉响汽笛，鸣叫着从黄浦江进港。她扶靠船舷，看着熟悉的外滩，掰着手指数离开上海的年月，数不清，心里就是不肯数清。这季节，弄不好，心上都会生冻疮。

日本人在码头上没有打旗设警，可能知道这是上海的门面，占领军的形迹，表面上并不很放肆。十六铺码头楼顶上的国旗，还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。

仔细查看，旗上面有一条黄带子，上面有几个点子看不清楚，她知道那是“和平反共建国”六个字，日本人的傀儡南京伪政府畏畏缩缩的标记。

旅客有次序地下船，于堇费力地穿过拥挤的人群。在码头一端，站着各种各样接客的人，熟悉的上海黑色出租车整齐地排列着，黄包车、三轮车各有其所。战前十六铺码头乱糟糟地叱喝抢顾客，乞丐小偷混在其中，挑夫更是拼命朝前挤，嚷着抢生意。这原是上海第一景，此刻在日本的刺刀下，倒是秩序井然。

行李简便，就一个皮箱，船上侍应生，交给码头上的红帽子，紧跟在于堇后面。皮箱在那人手中变得很轻，他走得轻

快，瞧见人多，便机灵地走到她的前面，不时用手推开挤到她身边的一些人。于堇戴着黑色贝雷帽，蓝缎旗袍外面披了一件淡红色开丝米短大衣。

乌云故意冲着这外滩狠命地压下来，气闷得慌。幸好不时有阵阵海风袭过，爽快了许多。下船的女人，不像到达一个战争中的东方城市，个个似乎都一步不落地紧跟着欧洲的最新款式，高跟皮鞋上的毛呢长短大衣和皮衣，每人各有色各有样。

就在这几天，巴黎已经陷落，伦敦正天天挨德军的轰炸，伦敦牛津街 Miss Selfridge 橱窗里的最新时装，要七张配给券，连伊丽莎白公主也买不起，只有这个上海，只有这个外滩码头，还能在全世界炸弹摇晃中引领时尚。

她跨入出租车，脸上感到雨点，真是赶巧了，车子驶出百米，就听见雷声像锣鼓喧天，雨水往车子顶上打出切切嘈嘈的声音。非但不难听，节奏复杂得令人兴奋。

很好，于堇交叠的腿换了一下：上海知道怎么迎接我回来。

不一会儿，景色就模糊了：雨水毛茸茸地覆盖了玻璃，像戏里唱俗了的词：行人欲断魂。

车子过了九江路，于堇顺手抹抹玻璃上的雾气，出现了熟悉的场景：路人撑着中式伞西式伞，穿着各色雨衣，小贩挑着担子，戴着斗笠披着雨蓑。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，她摇下车玻

璃，雨比刚出生的小猫爪子还细巧，潮湿的空气中竟有幽幽的香气，像玉兰，也像梔子花。她心一动：这是种久违的气味，一个少女撑着一把描红花的油纸伞迎着车子侧身而过。

她赶快掉转脸，去瞧街的另一边。

出租车停在国际饭店大门前，包着红头布的锡克人门卫，恭敬地举着布伞出来迎接，上了台阶，又替她打开饭店的大门。走进几步，她发现自己站在金碧辉煌的大厅中，在这一刹那她的举止像一个茫然失措的孩子。

经理迎面而来，拿起于堇的手礼节性地吻了一下，她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舞台。

“很高兴见到你，密斯于。”

“是索尔·夏皮罗先生吧？真高兴见到你！”于堇缓过劲来，用英文对经理说。夏皮罗四十岁不到，中等个子，肩宽，脸有点圆，模样很敦厚。

这儿仍是原样，大楼外墙是花岗岩及釉面砖，里面却是乳白色大理石，浅色砌石，连豪华的吊灯，那柜台的茶房也依旧。

她想想自己这几年来，搁浅在香港，那深蓝的海水，并没有冲淡留在心底的黑暗。

“请叫我索尔好了。”索尔·夏皮罗发现她的脸色苍白，“密斯于，你美貌如昔，而且比电影里还美貌，时光对你真是青睐

有加。”他虽然是犹太人，在奥地利长大，口音却比英国人还英国，温文尔雅，不折不扣的王家英语，咬音吐字柔软而有戏剧腔，完全没有他的母语德语那种高亢。

“时光”这词让于堇从恍惚中惊醒过来。其实她和这个夏皮罗以前未曾见过，夏皮罗对她那番恭维也不过是看到过她的剧照而已。她注意到他的头发刚开始花白，却已经高度谢顶了。

但是他穿着洁白的西服，黑领结质地很好，戴得不偏不斜，双肩上一点灰尘也没有。这个人的整洁，给她一个不错的印象，而且是个有心人，知道于堇最讨厌别人叫她“太太”或“夫人”。看来首次见面之前，他就把应当知道的事弄得一清二楚。

她微笑了，客气地说：“听人说起过你，索尔。不过这个人怎么会忘了提醒我，你特别会说奉承话。”

“我的话实实在在。”夏皮罗摇着头，好像在跟人斗气似的。

“那么十九楼一号也没有变吧？”于堇的声音里有一丝不确定。

“巧了，正好一号空着，真是上帝的安排。”

“爱艺剧团要上新戏，让我来演一阵。戏演完就走。住高一点好，省得人打扰休息。”

“我当然明白，”夏皮罗陪着于堇走向电梯，“我会关照